



新观察

境界决定文风

□刘涛

文学批评一般是批评家针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或者文学史等问题而发。文学批评一旦写成文章，就会涉及到文风问题。“风”一直是中国政治或者文学中的重要范畴，“风”从《诗经》“国风”中出，一直到都是日常语言中的重要词汇，可见其重要性。文风是风之一种，风对社会的整体而言，观风而能知整个社会；文风只是对能文者而言，由文风而能知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受到今天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学批评的文风又只是文风之一种，于是减之又减，文学批评的文风只是针对能作文学批评者而言，由之或可以见出文学批评和文学界的情况。文学批评的文风是批评家本人的精神印记，批评家的文风大体上由批评家本人的境界决定。

在文学批评中，由于批评家和作家境界、身份不同，大概可以有四种情况：主看主，宾看主，宾看宾。主是得道者，宾是未得道者；主是懂的人，宾是不懂的人；主是高手，宾是低手；主是在门内者，宾是在门外者；主在洞穴外，宾在洞穴内。四种情况当中，最理想的情况是主看主，譬如世尊与迦叶，这个时候语言都会显得多余，惟有拈花微笑而已，譬如庄子所谓“相忘于江湖”亦是如此。最差的情况就是宾看宾，双方说得天花乱坠，彼此夸夸其谈，但基本是一派胡言，疯人疯语，无有可取者，如此最能败坏文风。批评家或宾或主，或懂或不懂，其文风就会或好或坏，或善或恶，或具有建设性或具有破坏性。批评家或处于主位或处于宾位，若处于主位，其文风往往是有建设性的；若处于宾位，其文风往往是破坏性的。所谓的好的批评家就是能处于主位的批

评家；所谓的坏的批评家就是处于宾位而不自知者。然而即使处于宾位，倘若能学而不厌，也能自省，亦是好的批评家。只有先成为好的批评家，才会有好的批评文风。

若批评家与作家均处于主位，双方就是主看主，如此是得忘言之人而言，此时彼此可以说话亦可以不说话。此时双方都会很幸福，但这样的情形在同一个时空里一般都极为难得，所以孟子说要“尚友古人”，就是在时间中找寻找知音。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主位的批评家碰到了处于主位的作家，双方都懂得，所以其文风一般是积极向上的。若批评家是主，作家是宾，那么批评家或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或者发言。若批评家比较慈悲，他说了，而且很直接地批评，那么这时文风可能显得犀利，这是以批评为教；若批评家说了，但有所顾忌，比如碍于作家的权势或其他因素，于是他不得不讲求修辞，又批评又不批评，如此可能会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这两种情况都是批评家处于主位，不管他是看主还是看宾，在这样的情况下批评家的文风都不会太差。

若批评家处于宾位，作家处于主位，这时候是低手看高手，批评家看作家就会是管窥蠡测，只是雾里看花，一旦这个批评家不懂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旦他不知道反省，他就会将处于主位的作家看低，看小或者看扁，为了显示其高人一等，其文风必然不会好。若批评家处于宾位，作家也处于宾位，这个时候文学批评就是宾看宾，双方可能自以为说得头头是道，彼此都振振有词，但均是语言泡沫，皆无足观，因为都不懂，所以其批评文风一般也不会好。宾看主与宾看宾都是批评家处于宾位，

批评家处于宾位又不能自知，只好不懂装懂，那么其文风肯定不会好。

批评的文风就是批评家内心世界的展示，就是其境界的显示，有什么样的批评家就会有什么样的文风，有什么样的文风也就有什么样的批评家。批评家的境界是里，其文风是表，表里如一，里决定着表，表也反映着里。个人的文风就是其思想或立场的显现，所谓文如其人，文风亦如其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风，有什么样的文风就是什么样的人。庄子有言“有真人然后有真知”，要先修成真人，然后才会有真知。就批评家而言，要先努力提升自己，尽量往主位上走，走到主位，不论是看主或者看宾，因为懂得，其文风往往是良好的、富有建设性的；若处在宾位，因为不懂得，所以尽管可以拉大旗作虎皮，引用一千位西方理论家，做一万条注释，还是不对，其文风亦会显得恶俗，具有破坏性。

小而言之，由批评家的文风可以识别一个批评家的好与坏，对或错，因此批评家不可不慎。大而言之，由批评家的文风可以知道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状况和文学状况。若批评家们总处于宾位，批评文风也不好，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状况一般也不会太好；若批评家们往往处于主位，批评文风较好，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状况应该也会很不错。再大而言之，由批评文风甚至可以知道一个时代风气的好坏，批评的文风与时代的风气息息相关，因为批评家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代表，其境界、精神风貌和文风大体上能见出这个时代风貌与风气。

整风云云，其实就是循名责实，由文风而至于思想。整风就个人而言就是整理自己的思想，如此文风就会一新；整风就社会而言就是整理社会的风气，由此社会风气亦会一新。批评家要改变批评文风，须从根子上入手，全面提升自己的品位与境界，境界一变，其文风亦会随之一变。这样，不仅于自己有益，对文学甚至这个时代也都会有益处。

“倡导优良批评文风”笔谈(十六)

我认识张雅文好多年了，但真正了解她的风雨人生，却是读了她的自传《生命的呐喊》之后。这部作品使我这个早已年逾古稀，并且颇经历过几番人世沧桑和盛衰荣辱的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心灵震撼。

在这部自传里，雅文用率真而质朴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出生在偏僻荒凉只有一户人家山沟里的女孩子的命运以及她此后几十年的奋斗。为了心中那份崇高的理想，她不断向命运宣战，与命运抗争，以生命做抵押去争取更高的人生境界。她用自己的笔，如实地记录了这个不断向上攀登的坎坷历程。

童年，为了读书她哭着喊着宁可被狼吃了也要去上学；15岁时她又疯狂地爱上了体育，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从家里偷走户口和行李，一头跑进体工队当上一名专业速滑运动员，成为国家一级运动员；35岁时她又疯狂地爱上文学，一心想当作家，从此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最终成为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作协副主席，黑龙江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登上了鲁迅文学奖的领奖台。

她的文学创作领域涉及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及电视剧本创作等多个门类，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等，都是视角独特、思想深刻的新海外华人、华侨题材的作品。

雅文并不是一个幸运儿，她的点滴成功的取得，都伴随着血和泪。雅文的

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艰难困顿中锐意进取、顽强拼搏、不认输、不言败的女性形象。这种进取精神和奋斗意识正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民族及其知识分子的极其可贵的品格。这就是《生命的呐喊》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她不止在为自己和跟自己一样的在逆境中、在苦难和挫折中奋进的生命呐喊，而且是为一种强韧不屈、刚毅劲健的民族精神在呐喊！如果我们仅仅把《生命的呐喊》看做个人反抗命运不公的倾诉，那就低估了这部作品的社会价值

经典话语

在文风座谈会上的发言

□林庚

今天改变文风的座谈会，是编辑部召集的，这正是大家所希望的，因为解决、扭转文风问题，主要靠编辑部。扭转得好，是编辑部的一大功劳；扭转得不好，编辑部的责任也不小。我们所要求、所喜欢的文风得来比较困难，我们不喜欢的文风得来比较容易。这并不是说编辑部一向不提倡大家写洗练、生动、活泼、鲜明的文章；事实上是在不断地提倡，但是这种文章不容易多得。如果放松一点，让带点八股气的文章出现，不少来稿就会学着写。而与此相反，生动、活泼、精炼，并不是一提倡就会马上有这样的作品来。经由写作的锻炼形成习惯和培养个人的风格，都不是短期可以成功的。这里我想说说它的难处。

首先，刚才有同志谈到我们民间有很多好东西，古典文学传统也有很多好东西。可是我们应怎样去汲取、继承这些好东西，一时又实在说不出来，如果简单地归纳为几条，又会是一个“教条”。冰心先生提到句子要短，其实不一定长的句子都不好，但短的的确容易见好，不容易有废话。最明显的如韩愈的散文。他运用语文的能力是大家公认的，的确生动、洗练。而他文章的特点就是短句子多。这可以说是条经验，但作家不一定学了几个条条就行，还需要自己体会，然后你学了这一手，他学了那一手。不然如果所有的散文家都一律写短句子，读者们也是伤胃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功夫下得还不够，要对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传统真正有所借鉴和吸收，这就是第一个难处。但这还只是纯粹从语言的技术方面来说的。其次，我们写文章，总是要表达一些新东西，使读者读了以后，得到一定的启发，否则写出来就没有用。而写出的东西又要能使读者完全了解，印象很深，这就要求“深入浅出”。也就是体会得深，写出来浅近，而其难处不在浅出，却在深入。因为不深入，就根本谈不上浅出。没有“入”又怎么“出”？所以一位作者能写真正浅出的文章，主要是由于他深入，由于他真正捕捉到所要写的东西，掌握了对象的本质，因之说出来很概括、简明、易懂。可是，深入并不那么容易，而且深入也要凭借着

一定的工具，例如哲学家凭借着推论，艺术家凭借着形象，不然赤手空拳也就很难深入，而工具有时候也不止于一种，例如散文家就要推论与形象并用。这是第二个难处。但我们还是要朝着这个方面走。叶圣老曾谈到这是多方面的事，从中小学的教学一直到社会的风气等等，要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朝这个方向努力，使我们的文章写得逐渐洗练、生动，这样，好的文风才能慢慢建立起来。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摆脱洋八股和公式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同前面说的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因为我们没有钻进去，就只好说些表面的话，这些门面话难免是人云亦云的，于是写起文章来就有洋八股，就会公式化。因为它并不是有所得而非说不出来不可，而是先有一个架子摆在那里，硬要把它填满，结果必然空洞无物而且冗长。我们并不笼统反对长的，例如听一些领导同志讲话，他们往往讲得很长，但听完了还感到没听够，因为人家讲得左右逢源，说到哪儿仿佛都是非说不出来不可，哪儿都有会心之处，说的人是倾心而谈，听的人也愉快。假如先摆出个架子来，非填不可，那就勉强了。譬如我们给人介绍颐和园，如果你逛过，喜欢那个地方，你就可以介绍得生动。如果你只凭一张图，大致的规模有了，万寿山、佛香阁、排云殿……一一介绍，就不会生动。填，就是敷衍。总之，不要填框框，而是有多少值得说就说多少，这当然就是好文章。但这毕竟是难的。

因为有以上难度，所以编辑部提倡改变文风，就要花些力气，也需要时间和韧性，急了不成。一下子要求太高，就没有文章了；若放松了，又会走上容易走的路。我觉得今天的座谈会就不错，大家发言都没有框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是个良好的开端。

(原载《文艺报》1958年第4期，当期将作者与老舍、叶圣陶、冰心、宗白华、朱光潜、吴组缃等人在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全文刊登，总题为《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

■新作快评

弋舟《怀雨人》 《人民文学》2011年第3期

弋舟的中篇小说《怀雨人》是一篇先锋性很强的小说。小说写了这样一个人，名叫潘侯，与其大学同学李林，即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之间，是一种“受监护”与“监护人”的关系。之所以形成这种关系，是因为潘侯的大脑有别于“正常人”，具体说，就是他没有正常人的“方向感”，走路会碰树撞墙，生活和就学不能自理。然而他又是智力超强、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能在“十秒钟内运算出七十二的四次方”，是个学哲学的。第一面见到学中文的李林时，他会发问“你从哪里来？”如同苏格拉底对于“人”的拷问。当对方回答“西安人啊”，却引发他由大唐建都地“细数唐朝近三百年的历代帝王”，即是说他很了解“人的历史”。他因一部翻译影片而得名叫做“雨人”。

潘侯的相关细节有意味而没有意念化，是那样充足地发自性格深处。譬如潘侯在学校操场上锻炼，那种“摧枯拉朽的狂奔”，让我们能够直观到“他始终在妄图自己决定一些事”，并体验到他身心的那种自由的愿望，觉出他“宛如一个婴儿般的令人怜惜”，再看这块操场，确实“成为了一片苍凉无际的荒原”。

弋舟细腻精致地描写了潘侯由一个没有“方向感”的生活低能儿一步步走向“正常”，所经受的自我约束和压抑、种种“碰撞”的情节和精神变化的过程，其中有他“躲在铺上瑟瑟发抖，喉咙深处发出诡谲的喘息”，也有他在一个“黑壳笔记本”内记录下的他对于社会人际的看法，能作为“一些人在尘世走过这么一遭的佐证”的东西，还有他的第一次所谓纯净真挚的恋爱和他形而上的爱情观。

尽管那个学物理的“永远深谙物质守恒的女生”朱莉，不避讳说她爱的就是“潘家这棵大树”，但潘侯对她依旧不改痴情，在那个“白菜豆腐”的小饭馆“虚拟”她的存在，为她摆上碗筷，给她搛菜。因为潘侯认为：她爱我，我才爱她，那不是爱情。爱情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一个人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事。当他的“监护人”李林问他：“朱莉爱你的什么？”他却只回答：“我爱她。”“那么你爱她的什么？”潘侯回答：“身体。”李林说：“身体是人人都有的共性，你怎么不去爱别人或所有的她们？”潘侯说：“是的，我爱她们。”

上述细节不仅赋予潘侯“泛性爱”的人性哲思，而且形而地上地给出他纯净透明的心灵天地。所以其中还有他那样的精神之旅——走向那座“废弃了的天主教堂”。这片神的废墟就是潘侯的领地！潘侯只在这里不再碰壁撞墙，行走不会再遇到任何障碍物，他眼前的路径条分缕析，他还牵着李林的手，像是成为李林的“监护人”和向导。因为这里没有人们故意摆放在宿舍中间的椅子、水瓶，乃至“绊马索”之类。他在这里能够纵情朗诵阿赫玛托娃大段的诗歌，还能带他的女友来这里幽会。

弋舟运用这些细节不仅使人物个性丰满，还让整体情节蕴含浑厚、寓意深邃。就在他不断走向“正常”的时候，他也就不再是他自己了。他“出色的空间感成功地绕过了这一切陷阱”，但是他“反而丧失了那种快的披荆斩棘的虎虎生气”。弋舟给了他一个又由“正常”返回的精彩书写！一个晚间，他带着女友朱莉来到那块神的废墟，他的女友被四个强徒糟蹋了。他却依照“正常人”教诲的“自为”的规则逃逸了。接下来他离开学校、离开家庭，乃至与这个世界诀别。

朱莉这个人物也不是单向度的，她是在梦想破灭后，说出“我爱他！”从她的病榻上取出那本黑壳笔记本，递给了李林。因为李林在人物设置上就是潘侯的另一面或者说就是同一个人，如同歌德笔下的靡菲斯特之于浮士德。那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的几行献词，不仅是遭难后的朱莉所爱的、所认同的，更是李林的精神的同构：“我总是向着坚硬撞去/有一天我撞向了你/从此世界打开了一道柔软的缝隙”。

李林这个人鲜活生动，显得更有分量。他举起左手于眼角边向潘侯示意：“向左！向左！将自己拽出肉体。”那也是对他自己精神的召唤。末了在搜寻潘侯行踪时，他还是用这个动作，放逐了他的逃逸。他不仅伴着潘侯的肉体奔跑，还陪着潘侯痛苦地思考。他会因为自己曾制止潘侯不要这样那样，而感到懊悔和自责，他能感觉到潘侯“那喘息经过努力压抑后，蠕动着，像窨井下涌动的暗流”。小说最为精彩的就是末尾“放逐逃逸”，弋舟把两颗灵魂的无言对视写到了骨血里，的确让我们看到数十年后“校门口潘侯留下的那只足印”，“有时我趁着四下无人，就会将自己的一只脚踏入那个足印”。

李林与潘侯表面的对立、骨血里的契合，构成小说形式的内部结构，我们是从李林身上看到“这个上帝遴选出的孩子终获全胜，他活在时间的褶皱之外，不受岁月的拨弄”。用叙事者李林的话说：“我那想象中的红色铅笔一路向左、向左地拐过去。我想知道在红色铅笔的箭头抵达终点之前，是否会有那么一个瞬间与潘侯的步履重合在一起。”

「生活低能儿」的人生哲学

□邵振国

■评论

向命运宣战的奋进者

□何西来

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她以一个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才气，开拓了自己独特的海外华人题材的领域。她的《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揭开人类抗衰老之谜》《跨国之恋》《打到车臣总统府的官司》等，都是视角独特、思想深刻的海外华人、华侨题材的作品。

雅文并不是一个幸运儿，她的点滴成功的取得，都伴随着血和泪。雅文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艰难困顿中锐意进取、顽强拼搏、不认输、不言败的女性形象。这种进取精神和奋斗意识正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民族及其知识分子的极其可贵的品格。这就是《生命的呐喊》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之所在。她不止在为自己和跟自己一样的在逆境中、在苦难和挫折中奋进的生命呐喊，而且是为一种强韧不屈、刚毅劲健的民族精神在呐喊！如果我们仅仅把《生命的呐喊》看做个人反抗命运不公的倾诉，那就低估了这部作品的社会价值

和时代意义，也辜负了作者的良苦用心。《生命的呐喊》中的张雅文是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当代知识女性的艺术典型，她代表的不是她个人，而是社会底层奋斗出来的广大知识女性。

雅文是一个单纯、开朗、正直而热情奔放的人。无论是她的为人，还是为文，都表现出一种真诚而激情四射的个性，表现出一种社会良知及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流露出一种弥足珍贵的平民意识和悲悯情怀。她不媚上，不卑下，从不为了取悦什么去写作，即便歌颂崇高伟大的人物，在挖掘人物闪光点的同时，也能以深邃而敏锐的目光探寻着事物的本质，挖掘出更深层的思想内涵。在《为了拯救千千万万的生命》这篇报告文学里，她讴歌了著名心外科专家刘晓程用精湛的医术拯救人类的生命，用圣洁的心灵净化社会人群的精神境界。同时，她的笔墨也拓展到更深层的、关系到家家户户切身利益的中国医疗改革，触及到中国医疗腐败等诸多体

来自民间的知青文本

□肖复兴

近来，关于知青的书多了起来。我读过全国范围、一个地区、一个农场的知青所写的书，但我还从来没有读过一个生产队(兵团时代叫做连队)的知青写的一本书。

如今，这本名为《我们的青春之歌——一个北大荒连队的知青故事》的书就摆在我的面前。这是一本当年去黑龙江省绥滨县绥滨农场18生产队劳动(组建兵团后称二师9团15连)，由各地知青自写自编的书。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出当年他们的苦乐年华和不凡青春，也可以想见为了这本书，他们今日付出了不亚于当年艰辛的代价，以及他们近乎执著不懈的努力。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执著，并且如此的兴味盎然，一定要把这本书出版出来。或许是，对逝去的青春一种感怀至深的怀念，拼命地想追回似水年华？或许，他们所在的连队当年曾经是如此的不同寻常，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全连上下苦累坚持了10年，要不怎么《人民日报》都刊登了呢！连长还借大家的光，得了回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着实风光了一阵子。于是，他们依然沉浸在过去的旧梦之中，希望用今天的回忆让昔日重现。

无论是写他们杀猪、宰牛、养鸡鸭、烧酒、磨豆腐，压豆皮、种菜、种瓜、建冬储菜窖、回北京探亲、朦胧中恋爱……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还是写连里宣传队小提琴、二胡、洋琴、笛子、月琴……演出的丰富多彩的节目；或是别有情趣的养狐捉兔、穿着鞋子睡觉那样的奇遇故事；或是对在那个年月里过早逝去的知青伙伴年轻生命的祭奠；或是更为奇特的，因为孩子身体欠佳，知青把孩子带在身边开会听报告，孩子童言无忌，竟然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团长首长说：“你们都是坏人！”那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都可以看出，他们和作家或学者出版的关于知青的书的不同。他们在书写知青和知青之间、知青和当地老

乡之间、知青和大自然之间的碰撞与情感中，力图追回青春的记忆，再现当年的历史。他们渴望通过这样的集体记忆，顽强地找回失去的一切，和并不完美的现实做着势单力薄却别有意义的对比和抗衡。

这类作品完全是纯粹民间知青文本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它与作家学者的专著互补，让知青这一段新中国的断代史更为真实丰富，让关于知青的研究不仅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让文字的权利归属于民间，文化的资源挖掘于民间。

来自绥滨的我的这些兵团同伴纯真浪漫的叙述，打动了我。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他们和历史学家是多么的不同，后者打捞上来的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他们打捞上来的则是如同水草一样柔软的东西。在评说存在着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青春无愧也罢，他们至今还存活着和当地农民一样的淳朴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来自民间底层的立场；正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被泯灭的人性。我以为这正是这类民间知青文本的价值与意义。

和作家学者的知青文本不一样，民间知青文本，更加彰显独一无二的知青身份，而隐去了现在变化的形形色色的身份，因此，便没有前者容易出现的名利地位的焦虑，从而表达得更为果敢、单纯、直接和平等。但是，也应该看到，